

那瓦荷印第安人

由於好萊塢白人電影業者的描述，相信一般人對美國印第安人的印象，不外是白人西部開拓史下的犧牲者，他們似乎永遠位居可憐的「失敗者」的地位，這也是幾個月前我僅有的印象。今年四月初到六月底，我由於泛文化精神科實地實習的機會，在那瓦荷（Navaho）印第安人的保留區（Reservation）內住了三個月，該區隸屬新墨西哥州，而位於猶他、阿里桑那、新墨西哥及科羅拉多四州之交，名為舟形石（Shiprock），而有機會對他們有些了解。

在社會地位上看來，美國印第安人比起黑人總算幸運，因為起碼紅人還有自己的文化，自己的傳統，及屬於他們自己的保留地，美洲大陸共有數十族的印第安人，以下所描述的是其中最大的那瓦荷印第安。

根據現行法規，保留地與州政府無關，不納州政府的稅，是一個獨立的土地單位，直接隸屬於聯邦統治系統，他們有他們真正自己選出的族主席和議員（非由聯邦政府派任）及其他類似的行政編制，並且擁有絕對的自治權。因此至少在心理上，他們不覺得他們是二等老百姓。

在經濟生活方面，紅人不能與白人同日而語。最近的經濟不景氣，一般美國人失業率達8至9%，但是印第安人一般失業率一直是60%。通常說來，保留地比非保留地貧瘠，比較沒有經濟價值。以那瓦荷族來說，人口約一百三十萬（約占美國全部紅人人口的十分之一），分佈在比美國康乃第克，麻薩諸塞及新漢布夏三州面積總和大的保留地上，人口密度每

平方哩却不到2.4人。在這荒涼廣曠的土地上，資源不能供給他們舒服的生活，必須依靠聯邦政府的大量資助。牧業是他們傳統的職業，但平均六畝土地的草才足養起一頭羊。由於水量不足、農業不發達，境內有少許白人控制的工礦業（煤、銅、鉍等），但被雇的紅人永遠只是勞工階級而已。勞資雖比保留地外便宜，但物資却比外地高昂，因此貧困是印第安人的普通現象。

他們有自己的語言，但沒有文字。由於地理距離的關係，學童將被迫離家集中於聯邦政府辦理的校舍內，免費供給住宿。但是由於文化的差異，白人老師及學生之間格格不入，學生逃學，吸膠及抽麻煙非常普遍，但學校方面亦很難獲得家長的協助及合作。總而言之，紅人生存於以白人為主而富有種族歧視的社會上，彼此之間還是有不少歧見。一位紅人同事辦公室壁上，貼了一張卡通畫剪貼，畫中有兩個插有羽毛的紅人戰士，在曠野中發現到一堆雪白的枯骨，其中一位說：「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最友善的白人。」

印第安人過去的健康水準低得可怕，在一九四五年，只有百分之五十的嬰孩活到入學年齡，但到一九六七年，可能率已達到百分之九十八，這應歸功於聯邦政府普遍建立的免費醫院。過去小孩的中耳炎，大人的肺結核非常普遍，但現在已經幾乎全被控制住下來。抗結核的第一線藥——INH是五十年代在這族中，首次在人類試用成功的。

聯邦醫院的建立，對印第安人來

醫科第五屆 沈武典

說是一大德政，全國所有的紅人，門診及住院治療一律免費。但是由於他們沒有守時的習慣，絕大多數的人不按照預約的時間回到醫院續診，以致前年有一地區發生白喉地域性的流行。因此根據幾位醫師的經驗，治療計劃常常要做一次治療的打算，譬如長效針及長期藥的應用等。

精神科病人和內外科病人一樣，很少會回來看看第二次的。我們的絕招是開車到病人家裡去追蹤，出差三十哩或五十哩單程是常事。有時一個下午看不到一個病人，因為病人家裡大多沒有電話設備以供事先聯絡，所以撲空的機會不少，我在三個月的期間內，一共約出差四千哩單程。

該族的主要精神病分佈，與白人不差不多，但病情有些不太一樣。由於酗酒在印第安人中，是一個極為嚴重的問題，因此在保留地內賣酒或儲藏酒類是非法的，但是嗜酒者還是跑到外地買醉，他們的對策是把醉漢或醉婦一律送進警察局監禁，一定時間後再放出來，但這種對策還是嚇不了那些貪杯者，他們大部分均有數次的前科。丈夫一發脾氣就痛打太太，也是常事。婦女多有癩病症（Hypo-chondriosis），從頭到腳一身分處叫痛，而對藥物的態度，常常是多多益善的。妄想（Delusion）亦似乎比其他文化的人容易形成，凡事遭遇挫折，有所不如意，就怨天尤人，甚至覺得是別人利用巫術作怪。一般說來，印第安病人比較沈靜寡言，他們話不多，但是由於吞吞吐吐，再加上由紅人秘書翻譯成英文的時間，看一個病人，往往需要很長的一段時間。

